

◎百年辉煌·纪实

兰考乡村新画卷

纪红建

初夏时节，当我来到张庄村时，映入眼帘的是：干净的乡村道、美观的太阳能路灯，以及一排排富有豫东民居特色的两三层小楼；进入一户户家中，看到的是干净整洁的小院、绿茵茵的瓜果树木、漂亮的家具家电……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。

张庄村，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，曾是河南省兰考县最大的风口。上世纪60年代，焦裕禄在此治理风沙，让当地群众结束了逃荒的历史。

这里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。

4年前退出贫困村序列的张庄村，正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，是当今中国一个既很有特点、也颇具普遍意义的村庄。

记得2019年冬，我来张庄村采访时，驻村工作队队长张艳斐的职务名称引起我的兴趣：张庄村稳定脱贫奔小康工作队队长。近年来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采访途中，我见过“驻村工作队”“驻村帮扶工作队”“同步小康驻村工作队”等，但张庄村这样的称呼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我知道，对于驻村工作队来说，性质差不多，但张庄村稳定脱贫奔小康工作队让我有了更多的遐想与思索。“其实我们之前也叫驻村帮扶工作队。”张艳斐告诉我说，“因为脱贫了，任务和目标发生了变化，由原来的脱贫变成了稳定脱贫奔小康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”

张艳斐是个“80后”女子，个不高，瘦瘦的，热情能干。她是兰考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支部书记，2017年3月到张庄村。她说，他们工作队主要是巩固脱贫成果奔小康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

“2019年，全村有1008户3221人，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.2万元，村集体收入从零增长到40多万元，剩下的14户39人全部脱贫，贫困发生率下降到零。”张艳斐介绍说，“但这还不够，要实现全面小康，推进乡村振兴，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产业，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，要跑出张庄的‘加速度’。”

现在呢？“2020年，我们的村集体经济收入79万余元，人均收入达到1.51万元。现在我们不仅实现了让有能力的人发展产业，让没有能力的人参与到产业发展中，还带动了更多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致富。”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申学风告诉我。

二

57岁的申学风是土生土长的张庄人。高中毕业后他曾外出谋生。2015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。

“焦裕禄老书记去世那年，我出生，但从小就听说了老书记的故事。”申学风说。“听谁说的？”我问。

“我父亲。”他说，“我父亲叫申进忠，1978年得病去世的，当时才44岁，在公社当书记。”

故乡的六月兰

杨桂林

6月的鄂尔多斯乌审旗巴音高勒嘎查草原上，一眼望不到边的马兰花绽放着蓝、白、黄、雪青的花瓣，在淡雅清香中，温润地、静静地守护着这片美丽的草原。

当你翻过一座座绿得滴水的沙丘远远望去，绿色的大漠深处，由50万亩马兰花汇集成的海洋在黄绿间静静地流淌。走近了，绿茵茵的叶片上的花蕊，将一缕缕蓝幽幽的清香，悄悄地献给这片流淌着红色血液、鼓舞人们与风沙斗了一辈又一辈的浩浩大漠。

故乡的马兰花留给了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，在“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……”稚声稚气的童谣声中，它散发着淡淡的香气，悄悄地生长。

其实，故乡的“六月兰”就是马兰花的其中一个品种，它喜欢生长在沙砾间、沙丘的背阴处，不畏风沙掩埋，只要能露出一片窄又长的叶片，就能顽强地从沙海中钻出，捧出一朵朵婀娜多姿的兰花，一直绽放到6月。据说这“六月兰”还与当地人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有关。1928年6月，也是马兰花盛开的季节，七八个接受过马



在申学风印象中，父亲对下属、对家属要求非常严格。一次，一个大队长到他家，带了一袋麦子。父亲很生气，硬是不要，他说你不带走也行，我买。那个大队长只得收下父亲的钱。

“我懂事以后，包括现在当村干部，一直把‘廉洁公正’四字放在心上。”他说。

2014年3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到兰考调研时，兰考县委郑重许下“三年脱贫、七年小康”的承诺。

“如果不把张庄带好，就对不起组织，对不起咱们村党员和老百姓的信任。”申学风说。

他说，一个村要发展、振兴，摆在第一位的是人才振兴。首先要把人带好，把基层组织搞好。要提高村干部的思想觉悟，只有觉悟提高了才能带领群众，才能给群众办实事。

“怎么提高？”我问。

“制定六个坚持。”他说，一是坚持每周二组织村两委集中学习2小时。二是坚持每月第一个星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。三是坚持四议两公开制度。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如土地流转、大棚种植、乡村旅游等重大事项方面，把“群众满意不满意、答应不答应”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实现重大事项公开化、民主化和透明化，提高群众参与村两委决策的积极性。四是坚持党员亮身份。在每个党员家门前悬挂“党员之家”门牌，党员佩戴党徽，发挥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先锋模范作用。五是坚持每天义务劳动。每天早上5:30-6:30村干部带头对村内道路进行打扫，通过改善环境拉近与群众的距离。六是坚持促进乡风文明，每周五晚上开设幸福家园大讲堂。

思想统一了，群众认可了，各项工作开展就顺利了。

“有激发老百姓内生动力，也是需要我们做的。”他说。

“如何激发？”

“用心。”

我一震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表述激发老百姓内生动力的一个词。

他说，把贫困户识别出来后，4个自然村，由每个自然村的两个干部包这个自然村。这样分工，基本保证该享受扶贫政策的，不落下一户一人。利用扶贫政策，家里是危房的，把房子

改造好；家里有慢性病的，帮助治病；家里没产业的，帮助他们发展产业。

即使脱贫，这种模式也不变。支部书记和村主任要保证每月到贫困户家里走访一次，看是不是有返贫迹象。

他还说，党员干部干事创业除了需要热情与奉献精神，也需要外在激励。县里每半年评选一次“稳定脱贫奔小康”“基层党建”“乡风文明”“美丽乡村”红旗村，所在村每评上一面“红旗”，村干部每月工作报酬标准就有上调。张庄已经获得三面红旗，有效激发了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。

风风火火、忙得不可开交的申学风也有自己的困惑。他觉得一个村子要发展，内生动力非常关键，但也离不开外力支持。比方说，他们村发展前景非常好，现在旅游也红红火火，但河、沟、渠以及绿化等基础设施还跟不上，需要完善。如果有外力资金的支持，他们的发展速度会更快些。

三

申学风说，在张庄，谁不是听着焦裕禄老书记的故事长大的，哪个不记着老书记的恩情。我很想知道村民是如何记着老书记的恩情，如何像老书记一样不被命运摆布，努力改变现状的。

“张庄春光”老板叫闫春光，今年35岁。语速不快，非常稳重，有少年老成的感觉。他的“张庄春光”，既养鸡，又做农副产品。现在养鸡规模在张庄最大，农副产品也做得红红火火。

高中毕业后，闫春光去苏州打工。因爷爷奶奶需要照顾，两年后他不得不回张庄。回到村里，除了两间破旧的土房，十几亩地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不想过贫穷的日子。

怎么办？养鸡！于是，在村里老养殖户的鼓励与指导下，他找亲戚朋友借了4万块钱，建了一个能养2000只鸡的鸡棚。他每天从早到晚住在鸡棚里。

鸡产蛋了，赚钱了，他觉得生活一下子变得美好起来。可是，2009年的一场禽流感，让他半年多的心血赔个精光。2013年底精准识别时，他家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走进了他家，鼓励他继续养鸡，增收致富。

“他们如何帮的呢？”

“一是精神上的鼓励，要我鼓起信

心，重新开头；二是告诉我能享受各种优惠政策，如贴息贷款5万块钱，孩子上学有补助，考技能有补助；三是帮我联系县畜牧局技术员教我养殖技术。”

2014年，他又筹建一个养鸡棚，装备了现代化机器。好的行情，加上精心照料，那一年3000只蛋鸡，让他赚了近4万块钱。2015年效益更好。

2016年，尝到甜头的他继续扩大养殖规模，贷款30万元建了一个容纳一万只鸡的现代化养鸡场，并带动3户贫困户在养鸡厂务工。2018年到2020年每年纯收入在30万元左右。

虽然挣钱了，但闫春光没有急于把贷款还完，而是循环投资。2018年，张庄村乡村旅游红红火火发展起来了，他觉得养鸡不太卫生，与旅游有冲突，于是考虑转型。头脑灵活的他多次请教村里的老人，学习传统的石磨香油、榨制花生油、做红薯粉条的手工艺。这年9月，利用传统手工艺开办的“春光油坊”开业了，开在幸福路上，因为传统的手工艺、过硬的品质，这里一下子成为各地游客的必到之地。

他还把生意做到了互联网上，把“春光香油”通过电商平台卖到了全国各地，仅一年这个油坊就为他带来了十几万元收入。养殖、转型都获得成功。他，带动更多村民种植芝麻，为油坊提供原材料，让群众增收致富。自开张以来，“春光油坊”年销售额达到50万元左右。

“现在我的养鸡场有两个村民上班，农副产品加工店有3个，咱们家没有做民宿，主要做产业。”他说，“我相信张庄、兰考会发展得更好，他们发展好了，我这块也会发展得更好。我结合张庄自家种的绿色天然的东西，打造出一些产品，相信很多人会接受的。所以我注册了一个商标，叫‘张庄春光’。”

他说，“外国人来过张庄好几次。2019年5月那次来的人比较多，有好几个国家政府机构的官员，到了我家里，还到了加工店。他们听完我的介绍，都说‘very good’‘unbelievable’。这句话我听懂了，是很好和不可思议的意思。”

我问他为什么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说，这几年他接触到党员和干部，感觉他们一直在帮老百姓做实事。群众只要有什么困难，党员干部都会及时帮忙解决。不光解决困难，还引导他们如何脱贫致富。要不是他们，张庄哪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哟。

其实他前几年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了，但感觉自己思想与能力还达不到党员标准，所以没提出来。这几年自己通过努力，产业发展起来了，思想水平也有提高，还带动了一些村民致富，所以他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，2019年他被村党支部发展成预备党员。

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，闫春光把5000斤鸡蛋卖了，善款捐给武汉。

这是现在的张庄。未来的张庄，会是更加丰富立体的画卷。



我在1998年10月初曾去过井冈山。时隔23年，2021年5月下旬，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前夕，我再次登上了井冈山。第一次去井冈山参观，我记住了许多英雄的名字，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他们的英名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并对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深远意义加深了理解，每次仰望高耸入云的纪念碑都肃然起敬，心中响起国际歌和国歌的旋律。这次上井冈山，我们追寻着当年红军浴血奋战留下的红色足迹，先后参观了黄洋界、小井红军医院、马家洲集中营；瞻仰了北山革命烈士陵园，敬献了花圈；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，仔细聆听了讲解员的讲解；还与几位红军后代进行了座谈。让我深感震撼的是，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，竟有那么多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英雄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，成了永远的无名英雄。是夜，窗外雨声阵阵。我怀想着那些数以万计的无名烈士，心潮起伏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山有名，河有名；树有名，花有名。每个人出生在世，也都会有一个名字。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，一个人的标记，命名是从自然人到文化人的必然过程。一个人有了名字，才能与别人相区别。当一个人的生命消失，需要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时，就要记下这个人的名字，名字似乎代表着他的全部。如果不能记下这个人的名字，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。有一句俗语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意思也是说，人在世上过一遭，要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那些无名英雄都有自己的父母，他们出生后，父母都会给他们起一个名字，这是父母对儿女最宝贵的终生赐予。当他们长大后加入革命队伍，走上革命道路，因起码的登记册和操练点需要，他们每个人也都会报上自己的名字。但在战火纷飞、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，由于那样那样不可预知的原因，许多烈士却没能留下自己的名字。比如我们参观的小井红军医院，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

随着反围剿斗争日益频繁、残酷，红军中的伤病员越来越多。把伤病员分散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治病，既得不到有效治疗，也会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和危险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红四军发动群众，军民携手，就地取材，在距茨坪6公里的小井村建了一所红军医院。医院为两层木质结构的小楼，共32间病房，可同时收治200多名伤病员。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所建的第一所正规医院，被命名为“红光医院”。医院缺医少药，医疗条件非常差。医务人员只能在附近山里采挖草药，自制医疗器械，给伤病员治疗。有的伤员需要截肢，他们只能用当地农民锯木头的锯子锯断伤员的骨头。1929年1月，国民党调集湘赣两省18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。在敌人对红军阵地发动多次攻击无果的情况下，1月19日，敌人花200块银元买通了一个猎户带路，偷袭了小井红军医院。大批的敌人把医院团团包围，对伤病员进行疯狂袭击。伤病员们虽然失去了正常的战斗力，手里也没有武器，但他们并没有屈服，拿起手边的拐杖、木棍、板凳等，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。终因敌人人数和力量过于悬殊，敌人纵火烧毁了医院，把伤病员和医务人员集中到了医院附近一块泥泞的稻田中。敌人架起了机枪，威逼他们说出红军主力的去向和隐藏粮食、武器的地方。面对敌人的枪口和叫嚣，英雄们的红军战士们手挽手，肩并肩，横眉冷对，大义凛然，像一群花岗岩雕塑一样，无一人开口，对敌人表示出极大的蔑视。敌人无计可施，恼羞成怒，开枪向手无寸铁的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疯狂扫射。敌人开枪时，红军战士高喊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，响彻整个山谷，直冲云霄。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稻田和稻田旁边的溪水，溪水呜咽，为之哀恸！这是惨烈的一幕，是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一幕，也是悲壮的一幕，浩气长存的一幕。我坚信，在20世纪的20年代，发生在井冈山小井村稻田的这一幕，必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史册。

1951年，井冈山的党组织和当地军民把掩埋在小井村稻田里的烈士遗骨请出，移送到茨坪安葬，并建立革命先烈纪念馆以志纪念。

既然建立了纪念馆，总得记下那些烈士的名字吧。问题来了，因敌人烧毁红军医院时，把住院治疗的伤病员的花名册也烧掉了，人们只记得当时的伤病员大约有130多名，具体多少都不清楚，更不要说伤病员的名字了。根据党组织的查询和老同志们回忆，只确定了李玉发、朱鹤龙、邓颖发等18位烈士的名字，绝大部分烈士姓名都无从查寻。老同志们还记得，伤员中有一位红军战士，就义时年仅14岁，还是一个少年。这样的年龄，是现在一个初中生的年龄，他却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，成了一位少年烈士。让人遗憾的是，人们只记住了他的岁数和他单薄的身影，却没能知道他的名字，少年英雄的名字。

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，当然不只是壮烈牺牲在小井红军医院的那100多名烈士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，在井冈山两年4个月的浴血奋战中，共有4.8万余名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。这其中，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有15744人，3万多都是无名烈士。

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时，我们看到陵园的墙壁上刻满了金色的名字。那些名字都是有名的烈士，更多的无名英雄只能留在瞻仰者的心中。井冈处处埋忠骨，英雄功勋载史册。我们郑重地为烈士纪念碑献上花圈，并对所有的人民英雄三鞠躬。

刘庆邦

更多英雄是无名



成了他一生的追求。在他之后，他的儿子接过他的铁锹把沙漠变成林场；在昔日漫漫的黄沙梁上，绿树荡荡，百鸟鸣唱，柠条花、沙棘花、马兰花竞相绽放。

在无定河镇林川村遇见了“全国绿化奖章”获得者盛万忠。当时的尔林川饱受风沙欺凌，就是眼前这位个子不高、黑瘦黑瘦的农民汉子，抱着“宁让栽树累死，也不能让风沙世代代代欺负死”的决心，1984年承包了1.5万亩荒沙，带着全家人携着炒玉米粒和凉水做成的干粮，一头扎进沙海里，一天干14个小时，一干就是30多年。运送树苗与浇树水有几里的路程，最初他人背，驴驮，一捆一捆往里挪，后来干脆用肩扛。谁知栽下的树苗第二天早上全部被大风拔走。倔强的盛万忠不气馁，就这样反反复复再种。终于，一场春雨过后，大风平息了，树苗悄悄地绽出了绿芽，盛万忠一行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。如今盛万忠在昔日沙海中种了50多万株杨树、沙柳、榆、花棒和柠条。盛万忠不仅征服了不知欺负了多少代人的风

沙，还带领尔林川的农民走出了贫困。

对于“治沙女杰”殷玉珍的故事早有耳闻。在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前夕，在被绿色海洋簇拥的她的家农庄的一栋白色小楼，我与她相约。殷玉珍从林地赶了回来，她在回忆往事时，双眸闪烁着火辣辣的光亮。1985年19岁的她嫁到井背塘，婚房是沙海里孤零零的一间地窖，夜半时一阵刺鼻的沙土味把她呛醒了。沙土暴翻滚着向地窖扑来。第二天早上沙土封住了地窖门口。当时她下决心治沙，从用家里仅有的一只山羊换回600棵树苗治沙植树开始，硬是将黄沙看不到边的井背塘改造成植树60万余株、筑防风沙障2万多亩、覆盖率近7万余亩的沙漠绿洲。殷玉珍孜孜不倦的治沙精神，不仅感动中国人也感动了无数外国人。一位慕名而来的外国友人紧紧握着她的手说：“您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中国农民！”

殷玉珍治沙30年，如同默默生长在贫瘠荒漠的“六月兰”一样，高扬着中国农民自信。